

附 錄

鍾鐵民採訪紀錄

時間：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十四時四十分

地點：高雄美濃鍾宅

採訪者、記錄者：張清文

張：理和先生的藏書中是否有許多關於魯迅或三〇年代作家的作品？或是在您的印象中，理和先生是否經常閱讀或提起他們？

鍾：我的父親由北京回台到美濃定居期間，我們家經過了好幾次的搬遷。回台後最早居住在高雄鹽埕區，而後至內埔初中宿舍，最後才遷回美濃。每次搬遷，書籍都散佚不少。尤其是由內埔搬回美濃，父親已經染病，搬家的事全賴他人，有些書籍因多年輾轉波折，早已破舊不堪，也就被視為廢棄物而被丟棄。又因當時年紀尚小，而且父親不准我們動他的東西，包括書籍與稿件，因此記憶中只知有一些中、日文書籍，至於是否有魯迅方面的專著，早已無印象了。再加上家境貧苦與小時候的頑皮，有許多書籍在父親居住松山療養院期間，都被我撕下摺紙飛機玩而報銷了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我想要厚紙板，但要價很貴，買不起，因為日文書的印刷與用紙較為精緻與高級，就把父親日文書封面內的厚紙板取下，常常就造成書籍的破損散亂。還有為了要射鳥，還把父親皮鞋的部分皮剪下，充當製作彈弓的材料之一。後來年紀稍長，對於父親常常閱讀的書籍就較有印象，如日文版的《世界大思想全集》，這其中便有介紹魯迅。而日譯法布爾《昆蟲記》更是他經常翻閱的。我曾經問過他，為何老是要看這一本書？他告訴我說，這本書的作者是用小說的寫法，寫對大自然的深度觀察，非常吸引人。他也經常閱讀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，特別喜愛王陽明的思想，曾經要當時就讀旗山初中的我幫他購買介紹王陽明思想方面的書籍。

對了，還有一本《當代創作小說選》，是他常看的書，封面都沒有了，內容就有很多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，像茅盾、巴金、郭沫若、魯迅等，其中就有收錄

魯迅〈故鄉〉。這本書也是我的文學啓蒙書籍，當年我看過以後，對於這些作家在作品中所呈現的對社會的關懷，內心深受衝激，也奠定日後我對文學創作的理念，強調文學的社會性，並且堅持不懈。我很慶幸因為這本書，我一開始便選擇了正確的文學之路，並沒有走偏，也不需如有些作家必須走過許多冤枉路後，才又回到這文學的正途來。

我想，我的父親的創作，應該受有魯迅很深的影響，例如他也有與魯迅同名的〈故鄉〉之作。日記中也提及魯迅的路子是行不通的，最好的方式是以茅山老祖的斬妖劍，將那一部份的人殺頭，才是救中國最好的方法。然而，我初讀魯迅〈故鄉〉時，並無特別感受，讀我父親所作的〈故鄉〉亦然，這可能是當時年紀尚輕，人生閱歷亦淺使然。

另外，我想附帶一提的是我的父親是個客家意識非常強烈的人，對客家文化的自信非常強，表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上，就是客家語法的呈現，尤其愈後期的作品，這種現象愈明顯。他的最後一篇作品〈雨〉，甚至完全以客家語來寫作。例如「板仔店」，國語應為「板條店」；「落雨」，應為「下雨」。

張：關於文學中的方言問題，在〈文友通訊〉裏，理和先生也曾經表示過他贊成在作品中加入適當方言，以表現臺灣文學的特色。

鍾：對！

張：目前有關《鍾理和全集》的版本，除最早的張良澤編輯的之外，近年來陸續有高雄縣文化中心、客家文化委員會與鍾理和文教基金會不同的版本，請問這三種版本之間是否有所差異？

鍾：這三種版本是大同小異的，只有更正了一些的錯別字外，內容皆無更動。至於作品的版本，因為父親死後，在整理遺稿時，我赫然發現還有為數不少的稿件，未能及時發表。其中許多稿子因為被退稿，父親常再三地修改，一篇文章有三、四份草稿是常有的事。後來鍾肇政先生常會要我把父親的稿件寄去給他發表，當時的我也無法瞭解哪一份稿件才是父親最後的定稿，往往只是隨便抽出一篇寄出，刊登後，就把這部分當作定稿。例如〈故鄉〉四部共有三個版本，交鍾肇政

先生發表的稿件是隨意抽出的，而在印刷廠排版後便被銷毀了，現僅存兩部手稿，但到底哪一部才是父親最後的定稿，也就不清楚了。不過我的女兒鍾怡彥在寫作碩士論文時，花了許多時間在比對手稿上，彼此之間的先後順序大致已經理出，這方面可以詢問她。

張：理和先生的文學啓蒙，我認爲可以歸納爲以下四點：1.升學的挫敗 2.新舊文學的影響 3.異母弟鍾和鳴的鼓勵 4.同姓婚姻的受阻，其中又以婚姻的問題爲最，其次爲鍾和鳴的鼓勵，對此，不知鍾老師的意見爲何？

鍾：我想你提的這幾點是正確的，不過更爲根本的理由，我想是家族遺傳的藝術天賦。我的父叔們在天性上便有藝術傾向，像父親從小就想學畫畫，而我最小的叔叔（指鍾里志）想學聲樂。我們的家族過去可說是個大戶人家，我的伯公（祖父的哥哥）爲前清優貢（在貢舉考試中未及第，然而成績優秀者），家有門樓，再加上客家人重視讀書的傳統，因此家族對小孩的教育是很注重的。我的父親與叔叔（指鍾和鳴）在公學校讀書時，就利用暑期在高樹讀私塾研習漢文，後來父親在高等科畢業後，又讀了兩年的漢文。我這位伯公，閒來就喜歡吹吹笛子，頗有傳統文人的雅趣，這或許可視爲有家族遺傳的證明吧！父親死後，我還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了畫筆、油畫原料以及極爲珍貴的石版印的國畫畫本。其實父親當年在中學考試失敗後，曾經央求祖父讓他到日本去習畫，然而祖父以畫畫終非正途，再加上當時當家的伯父、伯母反對，最後也就作罷。

我的父親與叔叔（指鍾和鳴），從小感情就非常的好，是兄弟也是朋友。我的叔叔思想十分前衛，就讀中學時便經常閱讀大陸三〇年代作家的作品，以及馬克斯思想與三民主義方面的書籍，這些內容在日據時代當時日本人的眼中是無法容許的，因此爲了這些，學校當局也經常通知我的祖父希望嚴加管教。叔叔這樣的個性與經歷，相信多少都影響著父親。父親與家族的幾個兄弟感情都很好，可以說是從小一塊玩，一塊長大的。像當年父親在大陸有一段時間的經濟，都全賴他的一個姑表兄弟接濟（指邱連球的最小弟弟邱連奇）。當時這位兄弟在河南當通譯，因職務上的方便，常可弄些意外之財。據說，當時一共裝了幾布袋的錢，

就交給我的父親保管運用，父親因聽信了當時一位朋友的建議，把錢都投資挖煤去了，結果都賠光了，而這也就是為何父親會在大陸時期做過煤炭零售商的工作的原因。

我的父親從小因為長的胖胖的，很惹人喜愛，因此十分得我的祖父的疼愛，而和鳴叔小時候卻無甚特殊表現，反而較受冷落。然而中學考試放榜後，父親落榜，和鳴叔卻考上，祖父才慢慢開始把關愛移轉至叔叔身上，到後來甚至是溺愛，那種溺愛的程度是令人難以置信的。例如：我的家族原來是住在高樹，後來因開墾笠山，就搬來美濃。但由於交通不便，建築材料運輸不易，因此當時只是用竹子與茅草搭建住處，為四合院形式，而且蓋得也相當好。我的叔叔當時在台北念高等學校，暑假回到美濃，嫌屋子骯髒，要住瓦屋。我的祖父知道後，馬上找人運來砂石與磚瓦，特別在四合院旁為叔叔搭起一座小瓦屋。又叔叔因嚮往過去文人小橋流水的詩意，想要在那樣的環境裡讀書，因此我的祖父又差人造了涼亭、水池。又有一次，叔叔看見日本雜誌上介紹決明子的功能，就告訴我的祖父應該去購買食用，祖父告訴他家門前就有那決明子，可是叔叔不信，認為這種好東西臺灣不可能有，祖父就給了他錢，匯去日本購買，結果比對之下，果真是一樣的。從以上敘述的這些事情可以知道，祖父是如何的溺愛叔叔，但祖父關愛對象的轉變，始終沒有影響父親與叔叔的感情。我的叔叔曾告訴孀孀蔣碧玉說，他最佩服他這位兄弟的就是他無私心。縱使後來的祖父是如何溺愛叔叔，父親一點嫉妒心也沒有，與他的感情仍然不會改變。

父親與叔叔的感情是相當好的。當年父親剛喜歡上母親，在祖父還不知道的情形下，父親便在給叔叔的信上透露了這個消息。叔叔放假回來後，極欲想要知道是哪一位女孩可以讓他這位兄弟神魂顛倒，於是他要求不要事先告訴他是誰，而他竟可在一堆女工之中，正確無誤的猜出了母親，我想這也是因為兩人對彼此的個性瞭解甚深的緣故。而當初我的父親能入松山療養院治療肺疾，也是因為叔叔的關係，因為當時他擔任基隆中學校長，人面較廣，可能利用學校教員的名義，才得以入院。甚至我認為在〈門〉中的男主角所要等候的康孝先，其實很可能就

是鍾和鳴。

張：理和先生在大陸期間還有與和鳴先生聯繫嗎？

鍾：他們的感情是那麼的好，那是當然有的。

張：理和先生當年遠赴大陸，選擇奉天、北京，而不選擇其他地區的理由為何？

鍾：最主要的理由是因臺灣人特殊身份使然。由於當時的奉天為滿州國所在地，實際上握有實權的是日本人，只要日本人可以到的地方，對於當時受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而言，也都是較容易可以到達的地方。而當時的滿州在許多人的心中為一新天地，都想要前去尋找機會。我的祖父鎮榮公曾經經營過磚窯，很賺錢，後來被日軍所徵收，因此父親對此行業有深入的認識。他到了滿州後，觀察了許久，認為可以投資磚窯生意，回台後還曾向祖父建議，也獲得肯定，可惜因當時當家的伯父不同意而作罷！

張：理和先生當年遠走大陸，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為了抗拒「同姓不得結婚」的不合理觀念嗎？

鍾：這當然是主要原因。但當時父親也有希望藉由時空的距離，是不是就能讓這段感情散了的企圖。

張：但我們從理和先生的作品敘述中，知道他在離開臺灣前往大陸時，對台妹是有承諾的，這之間是否有所矛盾？

鍾：承諾當然是有的，但當時彼此對未來的演變是如何都沒有把握，因此那種承諾絕非強制性的。我的父親也告訴母親，如果在他離開的時間，有遇到其他的好男人，也就嫁了，不必要一定等他。經過兩年，我的父親仍然無法忘懷這段感情，回台後，發覺我的母親也是如此，因此兩人才決定出奔大陸。

張：理和先生與和鳴先生的感情是如此的親密，而理和先生的書寫又常是寫其身邊周遭之人，但在理和先生的作品中，卻幾乎沒有以描寫兩人情誼作為主題的，這其中的原因為何？是否涉及當時的政治情勢？

鍾：我想政治的問題是一定有的，我的叔叔鍾和鳴是因匪諜案而被殺害的，在當時那樣的政治氣氛底下，這樣的主題當然是不可能寫的，甚至父親也不願讓他人

知道《夾竹桃》一書的作者江流就是他本人，深恐書中對中國人的諸多批判會為自己與家人招致災禍。

張：理和先生的作品風格在大陸期間與回台後形成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，造成的原因除開疾病纏身外，政治力的壓迫是否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？

鍾：父親從事文學，主要是著眼於透過文字來實踐其社會批判，希望可以有益社會人心，因此早期在大陸的作品充滿了強烈的批判性。患病後，體力衰弱，身心俱乏，自然原有的雄心壯志都被磨滅了。另外，他自身經歷過二二八事件，親眼目睹那血淋淋的場面，再加上在白色恐怖期間，他最親密的兄弟、朋友都受到了政治的迫害，像鍾理和文學紀念館的設計者李旺輝被關了十五年；藍明谷、鍾和鳴、邱連球都被殺害；鍾里志、李南鋒也都被抓。記得有一次情治人員爲了捉拿我的叔叔，跑到家裡來搜查，屋裡上上下下都被翻過，整間房子如同經歷一場浩劫般。當時父親剛出院回家療養，這些情治人員便大聲問道：「床上臥的是誰？」母親急忙向他們解釋，父親因肺病剛開過刀，他是鍾里志的哥哥鍾理和。這些情治人員並不相信，拿起手電筒便向陰暗的床鋪上照，甚至還粗魯的將父親的衣裳撥開，檢視是否真有開刀的疤痕。這些事情真的讓父親嚇壞了，他的內心深處必然留下陰影，更何況好不容易開刀成功，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，一家好不容易團圓，這些主客觀的因素都讓他不再對社會進行露骨的批判。

張：最後我還想請教鍾老師，在鍾理和日記中所提及的連奇、昌時、輝文等人與他的關係爲何？

鍾：連奇爲邱連奇，就是邱連球最小的弟弟，與我的父親是姑表兄弟。他們之間的感情很好。他一開始到大陸是在河南，娶了河南人，他兒子的名字還是先父所娶，叫做肇民，有一段時間他們還共同在北平住過。昌時所指爲誰，這我就知道了。而輝文就是李輝文，是先父的好友，我在唸中學時還寄住過他們家。

張：非常謝謝鍾老師的答覆，提供了很多寶貴的資料。叨擾許久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就此告辭。最後再一次感謝鍾老師的協助，謝謝！